

神秘故事、发现三百年前宇宙飞船
惊险小说、外星生命突然光临地球

海底飞船

北岳文艺出版社
美] 迈克尔·克莱顿 著 周继刚 张小娜 译

0014054

内 容 介 绍

在南太平洋中部一千多英尺深的海底，发现了一艘巨大的宇宙飞船。一批美国科学家被紧急召集起来，秘密下潜到海底去探索这艘神秘的飞船。探索的结果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，而且不合逻辑：飞船体积异常庞大，从空中落到海底没有任何损伤，经过计算它躺在那里已有三百多年了。

它是来自外星的文明吗？还是来自另一个宇宙？里面有外星人吗？为什么一开始没有任何生物的海底，突然间充满了不可思议的生命？是谁或什么东西给科学家们发来了信息，而且越来越带有敌意？在飞船中发现的巨大的金属球是什么？它无疑不是地球上的人类制造的。而且，袭击他们水下工作舱的巨大力量是什么？他们能否生存下来？

这就是迈克尔·克莱顿的小说，紧张激烈，危机四伏，充满悬念，引人入胜，是他最优秀的作品。

0014054

PDG

目 录

第一章	海上·····	1
第二章	海底·····	49
第三章	海怪·····	198
第四章	魔力·····	312

第一章 海上

汤加岛西部

很长时间了，水平线一直是令人厌倦的蓝色，它把太平洋与天空区分开来。美国海军的直升飞机高速向前飞行着，不过高度降低了，几乎碰到了海浪。尽管有噪声和螺旋桨的震动，诺尔曼·约翰逊还是睡着了。他太累了。他已经在各种军用飞机上呆了十几个小时了。这可不是一个心理学教授应该习惯的事，何况他已经53岁了。

不知睡了多久，当他醒来时，看到的仍然是蓝色的海面，不过，前面出现了半圆形的白色的珊瑚岛。他通过对讲机问道：“这是哪儿？”

“尼尼亥那和塔法亥群岛，”飞行员说。“严格地讲，是汤加岛的一部分，只是没人居住。您睡得好吗？”

“还好。”诺尔曼俯看着下面的岛屿：白色的沙滩构成了美丽的曲线，只有很少的棕榈树。飞机越过了小岛，又是平淡的海面了。

“您从哪儿来？”飞行员问。

“圣地亚哥，”诺尔曼说。“我是昨天离开那儿的。”

“那么您是经过檀香山——关岛——波哥波哥到这里的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真是漫长的旅行，”飞行员说。“您是作什么工作的，先生？”

“我是心理学家。”诺尔曼说。

“真有意思，嗯嗯？”飞行员笑着说，“这是怎么了？还有一些人也被找来了，为了一些不相干的事。”

“您这话什么意思？”

“前两天，我们已从关岛空运过一些人。有物理学家、生理学家，还有数学家什么的。他们都被送到太平洋上的什么地方去了。”

“发生什么事了？”诺尔曼问。

飞行员回头看了他一眼说：“他们什么都不告诉我们，先生。您呢？他们告诉您什么了吗？”

“他们说那儿有一架飞机坠毁了。”

“噢，”飞行员说，“您听说是飞机坠毁了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诺尔曼作为空难专家小组的成员大概有十年了。小组的专家们必须随叫随到，去飞机失事地点调查情况。第一次参加调查是在1976年，联合航空公司的飞机在圣地亚哥坠毁，然后就是1978年，他被叫到芝加哥，1982年是在达拉斯。每次的情形都是相同的——一个急匆匆的电话，随便地准备些行李，离家一个星期或更长时间。这次，他的妻子爱伦有些不高兴，因为他是在6月1日接到电话的，这意味着他将不能参加他们6月4日的海滨野餐。而且蒂姆也要结束大学第二学年的课程，从芝加哥回家来度假。还有16岁的艾米，刚从安得沃尔回来，如果诺尔曼不在中间调解，艾米和爱伦总是处不好。诺尔曼想也许他会误了下个星期母亲的生日。“到底

是什么坠毁了？”爱伦曾问过。“我怎么没听说有什么飞机失事了？”她一边收拾行李，一边听着收音机。收音机里没有任何关于飞机坠毁的消息。

当接他的高级轿车在家门口停下时，诺尔曼惊奇地发现这是一辆海军轿车，驾驶员也穿着笔挺的海军制服。

“他们从来没派过海军的车接你，”爱伦说着跟他下了楼梯，走到汽车旁。“这次坠毁的是军用飞机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他说。

“你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他吻着爱伦，“我会给你打电话的。我保证。”

但是他没打电话。他遇到的每个人都是彬彬有礼，令人愉快的，可他们就是不让他碰电话。最初到的是檀香山的亥克哈姆基地，然后又关岛的海军航空维修站。他是清晨两点到那儿的。在一个散发着航空汽油味的房间里呆了半个小时。在登上另一架飞机前，他只是默默地盯着一份《美国心理学》杂志，这是他随身带来的。破晓前他到达了波哥波哥，又匆忙地登上了爵士号直升飞机，它立刻向西飞去，越过棕榈树和起伏的山峦，来到了太平洋上空。

他在这架飞机里已经时醒时睡地呆了两个多小时了。现在，爱伦、蒂姆、艾米还有母亲的生日好象都是很遥远的事情了。

“现在我们在哪儿？”

“在南太平洋的斐济和萨摩亚群岛之间。”飞行员说。

“你能在航空图上指给我看吗？”

“恐怕不能，先生。不管怎样，看不清楚的。现在我们距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两百英里远，先生。”

诺尔曼盯着水平线，仍然是平淡的蓝色，空荡荡的。他打着呵欠问，“总看这些，你厌倦吗？”

“说实话，先生，一点儿也不。”飞行员说，“看到这么平的海面，我真高兴，起码是个飞行的好天气。海军部说正有一股旋风形成，过几天就经过这条航线了。”

“那会怎么样呢？”

“谁都得赶紧逃走，先生。这地方的天气有时候是很可怕的。我是从佛罗里达来的，小时候我见过飓风，不过可从来没见过太平洋的旋风。”

诺尔曼点点头。“还有多长时间就到了？”

“快了，先生。”

经过两个多小时单调的飞行，海面上一群军舰的出现让人感到异乎寻常的兴奋。大约有十几艘不同种类的军舰，大致围成一圈。在外围，是八艘灰色的驱逐舰，靠近中间，是几艘大的双体船，甲板上宽阔的空间，使它们看上去象浮动的船坞；还有一些没有特征的盒子样的船，上面有直升飞机起降平台。在一群灰色的船只中心是两艘白色的军舰，各自都有一个画着环形标记的直升机平台。

飞行员给诺尔曼作了介绍：“驱逐舰放在外围是起保护作用的；再往里是控制船，是遥控供给舰上机器人操作的，然后是导弹支座和发射台。”

“正中央呢？”

“海洋勘探船。”飞行员指着白色的船只说。“左侧是哈维斯号，右侧是亚瑟号。我们将落在哈维斯号上。飞行员向诺尔曼介绍了舰队的编制，诺尔曼可以看到小汽艇在军舰

周围穿梭样地奔忙着，蓝色的水面上翻起了白色的水花。

“这一切都是因为飞机失事吗？”诺尔曼问。

“我可从来没提到什么飞机失事呀，”飞行员狡黠地笑着，“请您检查一下安全带，我们马上要降落了。”

巴 恩 斯

环形着陆标记越来越大了，开始向直升飞机的正下方滑了过来，飞机平稳地落在了甲板上。诺尔曼开始解安全带的搭扣，这时，一个穿着海军制服的军官跑了过来，打开了直升机的舱门。

“约翰逊博士吗？诺尔曼·约翰逊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带行李了吗？”

“只有这件。”诺尔曼从座位后面拉出他的装日常用品的箱子，军官把箱子接了过去。

“有没有带什么仪器，或类似的东西？”

“没有，就这个箱子。”

“请走这边，先生。小心别碰着头，请跟着我。”

诺尔曼跟着这位军官下了飞机，上了一个很窄的楼梯，金属扶手烫得不能碰。在他的身后，直升飞机又起飞了，飞行员朝他招了招手。一旦飞机离升，太平洋的上空又将变得寂静而闷热，让人难以忍受。

“旅途愉快吗？先生。”

“很好。”

“您还累吗？”

“好多了。”

“昨天晚上管道坏了，我们正在全力抢修，希望能很快修好。”军官盯着诺尔曼说，“现在甲板上有许多妇女。”

“我看见了。”诺尔曼说。

“那儿有一个盥洗室，您需要吗？”

“不，谢谢。我很好。”

“巴恩斯舰长要立刻见您。在那个舱里。”

“我想先给家里打个电话。”

“您可以向巴恩斯舰长提这事，先生。”

他们穿过一个门，避开灼热的阳光，进入一个擦得闪亮的过道。“这儿可凉快多了。”

“空调最近没坏。”军官说。

“空调常坏吗？”

“天太热时才坏。”

又穿过一个门，进入一个很大的工作间：金属墙壁，工具架，乙炔焊枪闪着火花，工作人员正在焊金属水箱和一些复杂的机器零件，电缆杂乱地躺在地板上。“我们在修理海洋考察船。”军官盖过噪声喊着，“大部分笨重的工作都在附属船上完成，这里只干些电器方面的活儿。先生，我们走这边。”

他们又穿过一个门，经过走廊，进入了一个宽大的，天花板很低的房间，里面摆满了各种无线电设备，有六、七个工作人员坐在显示器前忙着。诺尔曼停下脚步，看了看他们。

“这里是海洋考察船的控制室，”军官说，“一般情况

下，都有三、四个机器人在下面工作。”

诺尔曼听到了无线电通讯系统发出的嗒嗒、嘶嘶声和轻轻的断断续续的话语，他听不懂。在一个显示器屏幕上，他看到一个潜水员正在海底走动，强烈的灯光照着潜水员，他穿着一件诺尔曼从没见过的衣服——深蓝色的套服，还有形状古怪的浅黄色的头盔。

诺尔曼指着屏幕问：“他在多深的地方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一公里或一千两百米左右吧。”

“他们发现什么了？”

“目前，只发现了钛制的鳍状物。”军官看看周围说，“现在控制台上没有显示。比尔，你能让约翰逊博士看看那鳍状物吗？”

“很抱歉，先生，”技术员说。“现在查理离那个东西有半英里远，看不见的。”

军官说：“真不凑巧，不过您以后会看到的，我肯定。我们先去见巴恩斯舰长吧。”

他们沿着走廊走了一会儿，军官问道：“您认识舰长吗，先生？”

“不认识。怎么了？”

“没什么，只是好奇。他可是急着见到您呢，每小时都打电话，问您到了没有。”

“是吗？我从来没见过他。”

“他是个好人。”

“可以肯定。”

军官回过身来看了看身后说：“您知道吗，他们对舰长有个说法。”

“噢？是什么？”

“他脾气很坏，可心眼儿不错。”

又经过一道门，上面写着“舰长室”，下面是斜体字：“舰长哈罗德·C·巴恩斯。美国海军（USN）”。军官让到一边，诺尔曼进了一个嵌板的特别舱内。在一大堆材料后面，站着一个强壮的男人。

巴恩斯舰长是那种很整洁的军人，他使诺尔曼感到自己有些肥胖而不安。巴恩斯大约40多岁，军人风度，神态机警，短发，腹部平坦，政治家般坚定的握手。

“欢迎您，约翰逊博士。您感觉怎么样？”

“有些疲劳。”诺尔曼说。

“当然，当然。您是从圣地亚哥来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大约得15个小时吧？想休息一下吗？”

“我想知道叫我来干什么。”诺尔曼说。

“可以理解。”巴恩斯点点头，“他们告您什么了？”

“谁们？”

“那些把您从圣地亚哥接到这儿来的人，那些在关岛的人呵。”

“他们什么都没跟我说。”

“您看到有关的报道或材料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”

巴恩斯笑了，“好极了，听到这些我真高兴。”他请诺尔曼坐下。“要点儿咖啡吗？”巴恩斯说着从他的桌子后面拿出一个咖啡碾磨机。这时突然停电了，舱里一团漆黑，只

有从舷窗钻进来的一条光线。

“该死的！”巴恩斯骂道。“艾默森……”

一个海军少尉从侧门进来。“是，舰长，他们正在修。”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海湾2号上的保险丝烧断了。”

“不是已经加了额外的线吗？”

“可看上去我们还是超载了，舰长。”

“赶快修好，艾默森。”

“是，舰长先生。”

门关上了。巴恩斯坐回了他的椅子。黑暗中，诺尔曼听到他的声音：“这并不是他们的错，这条船本来就不是为这么大的负载建造的，可现在——唉……。”灯又亮了。巴恩斯笑了。“您说过您要咖啡的吧，约翰逊博士？”

“别加奶粉。”诺尔曼说。

巴恩斯给他倒了一大杯。“我相信您没跟任何人说起过这一切。对我们的工作来说，约翰逊博士，保密是最最重要的，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件事上。如果关于这个地方的消息传出去，就会惹来各种各样的麻烦，许多人都会被牵涉进来……嗨，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甚至不给我驱逐舰，直到我给他谈了苏联侦察潜艇的事，他才同意。现在，我有四艘驱逐舰，以后会有八艘的。”

“苏联的侦察潜艇？”诺尔曼问。

“我在檀香山就是这么告诉他们的。”巴恩斯狡黠地笑着，“有时，要想得到你要的东西，就得要点儿花招。你必须得学会如何搞到海军部的设备。当然，苏联人根本就没来

过这儿。”

“他们不会来吗？”诺尔曼觉得他没搞清楚谈话背后的意思。

“不大可能。虽然他们知道我们在这儿，两天前就开始用卫星监视我们了。不过我们用一个稳定的电码发出我们在南太平洋的训练情况。训练外表上看去是不重要的。既使他们推测是飞机坠落了，我们在设法搜寻和营救，甚至他们可能以为我们是在找核弹头，就象我们1968年在西班牙那样，不过，他们不会来打扰我们的——因为从政治上讲，他们不想卷进我们的核问题中。他们也知道，最近我们正和新西兰闹麻烦呢。”

“核弹头？就是这件事吗？”诺尔曼问。

“不，不不。”巴恩斯说，“感谢上帝，任何关于核的问题，白宫的某些人总觉得他们有义务去插手，但我们这件事白宫的官员可不知道。实际上，我们所有情况都通过国防部长直接报告给总统本人，从而越过了参谋长联席会议。”巴恩斯接着说，“至今，一切都正常，您是最后一个到达的。现在您已经来了，我们将把这件事紧紧地封闭起来，让什么也进不来，什么也出不去。”

诺尔曼还是不明白，“既然与核弹头和飞机失事都无关，那为什么还要保密？”

“嗯嗯，”巴恩斯说，“因为我们还没弄清楚事实的全部。”

“失事发生在海底？”

“是的。更确切地说，就在我们脚下。”

“会有幸存者吗？”

“幸存者？”巴恩斯有些惊奇，“我想不会有了。”

“那么，为什么叫我来这儿？”

巴恩斯似乎没听见，脸上没有任何反应。

“是这样的，”诺尔曼解释道，“通常，出事地点有幸存者时才叫我们。我们心理学家负责治疗一些幸存者的精神创伤，他们的感情，他们的恐惧，还有时时回忆起的恶梦。失事中幸存下来的人们常常怀有内疚和焦虑，他们总是在想为什么自己活下来了，而别的人却死了。一个妇女和他的丈夫、孩子在一起，可突然间，他们都永远地消失了，只有她还活着。就是这类的事情。”诺尔曼坐回了他的椅子。“可在这种情况下——一架飞机在几千米深的海底失事了——绝不会有与我有关的问题。可为什么让我来这儿呢？”

巴恩斯一直盯着诺尔曼，他摆弄着桌子上的材料，显得有些不自在。

“实际上，这不是一次飞机失事，约翰逊博士。”

“那是什么？”

“是一次宇宙飞船的失事。”

一阵短暂的沉默。然后诺尔曼点点头。“我明白了。”

“您不感到奇怪吗？”巴恩斯问。

“不，”诺尔曼说，“事实上，我明白了很多。如果一艘军用宇宙飞船在海洋中坠落了，电台当然不会有关于它的任何消息了，所以要保密，所以我被带到这儿来……它什么时候坠落的？”

巴恩斯犹豫了一下说：“据我们最精确的估计，它是三百年前坠毁的。”

星际联络小组

又是一阵沉默，诺尔曼透过空调的嗡嗡声，听到了隔壁舱内无线电发报的声音。他盯着手中的咖啡杯，努力想把自己听到的事情理出个头绪来，可思绪总在原地打转。

三百年前，他在想，一艘三百年前的宇宙飞船！可是空间技术不过仅仅三十年的历史。那怎么会有三百年前的飞船呢？不可能，一定是巴恩斯弄错了。可巴恩斯怎么会弄错呢？要是不肯定呆在海底的是什么东西，海军部也不会派来这么多的军舰，调动这么多的人力呀。呵，一架三百年前的太空飞船！不可思议。

这怎么可能呢？这是不可能的，绝对不可能，一定是别的什么。他绞尽脑汁，还是不得其解。

“……关于这点是绝对没问题的。”巴恩斯在说话，“我们可以根据珊瑚的生长情况，非常精确地估计出年代来。太平洋的珊瑚每一年生长2.5厘米，在那个物体上——不管它是什么——表面覆盖了大约5米厚的珊瑚，非常厚的一层。当然，珊瑚不能在千米以下的海底生长，这就意味着现在的珊瑚是在过去某个时候倒塌落到较深海底的。地质学家告诉我们，这大约是一百年前的事。所以我们可以肯定飞船的年令大约三百年，这点不会错的。实际上，也许更久，也许会有一千年。”

巴恩斯把桌上的文件仔细摆齐，靠边放好。

“我不在乎告诉您，约翰逊博士，这件事同样令我们吃

惊，所以请您到这儿来。”

诺尔曼摇摇头：“我还是不——明白。”

“我们请您到这儿来，”巴恩斯说，“是因为您与‘星际联络小组’有关。”

“‘星际联络小组’？”诺尔曼问，他几乎加上一句，“那不过是个玩笑。”可看到巴恩斯那么严肃，他庆幸自己没说出口。

是的，星际联络小组是个玩笑，关于它的一切都是玩笑，从一开始就是。

1979年，在卡特政府衰落的日子，诺尔曼·约翰逊是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助理教授，他特别感兴趣的研究题目就是群体的应变能力与心理紧张，偶尔也在空难专家小组工作。在那些日子里，他最大的问题就是给爱伦和孩子们找一所房子，出版他的书。诺尔曼的研究被认为是卓有成效的。但那时心理学已明显地趋向于模式化，关于心理紧张研究的兴趣也降低了，因为许多研究者开始认为心理紧张是纯生化的紊乱，单凭药物就可以治愈。一个科学家甚至这样说：“这不再是一个心理学问题，没有什么可研究的了。”同时，群体应变力的研究也被认为是过时的。心理研究的全盛时期已经过去了。

诺尔曼不能理解这些。在他看来，美国社会中的人们是以群体，而不是个人工作的，单纯的个人主义已被无穷无尽的合作、群体决策所替代。在这个新的社会里，群体的行动显得越来越重要，而不是相反。而且，他也不认为心理紧张的问题单靠药物就可以解决。

直到90年代，人们开始重视日本的管理技术，诺尔曼的

研究领域才重新引起学术界的关注。同时，药物的依赖性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，药物治疗心理紧张的问题也被重新考虑了。可此时的诺尔曼正处于死气沉沉的状态下（他已经三年没有研究经费了）。获得研究的权力和找到一所房子，这才是非常现实的问题。

就在1979年末那段最困难的日子里，有一个华盛顿国家事务委员会的严肃的年轻律师找到了诺尔曼。那年轻人翘着二郎腿，神经质地拍着他的袜子，他说他是来请求诺尔曼帮助的。

他想与诺尔曼谈一个严肃的问题——有关日前国家安全的问题。“就是这个国家对于外星人的侵略没有丝毫准备，一点儿也没有。”

因为这个律师年轻，而且他说话时一直盯着他的袜子，起初诺尔曼以为他是因为被派遣来作这样一件可笑的事而感到窘迫，可当年轻人抬起头来时，诺尔曼惊奇地看到他一脸严肃的神情。

“如果外星人来侵略的话，我们可真是措手不及呵。”律师说。

诺尔曼只得咬着嘴唇说：“这可是个很严重的问题。”

“政府的人很担心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最高层人物的意思是我们应该有个应急计划。”

“您是说一个对付外星人侵略的应急计划……”诺尔曼努力保持严肃的面孔。

“也许，”律师说，“也许‘侵略’这个字眼过于强烈，让我们缓和点儿称之为‘接触’吧；与外星人的接